



重  
访  
过  
川  
之  
一

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，震碎了多少人的心？尽管灾难已过去半年，灾区人民也在努力从伤痛中走出，但人们对灾区的牵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寒冬已至，灾难过后的第一个新年，他们能否安然度过？2008年12月29日，郑州晚报两名特派记者从绵阳出发，途经安县、北川，翻越雪山，到达茂县、汶川，从震中映秀回到都江堰，同震区人民一道，跨越新的一年。



禹里旁的这个小码头，是通往旋坪乡唯一的通道。

## 核心提示

随着地震灾区重建步伐的加快，四川灾区内的国道、省道及高速公路的交通已基本恢复，但302省道临时改线段——北川擂鼓镇至禹里乡的公路至今时通时断。原交通被唐家山堰塞湖的湖水吞没的旋坪羌族乡几个村庄，现被当地人称为“孤岛中的孤岛”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你也许很难体会播禹路的奇险以及“孤岛”居民等船时的焦灼。在这里生活的人们，逆势而上，顽强生存，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 晚报记者 牛亚皓/文 周雨/图

## 孤岛中的希望

桥与路都被埋在唐家山堰塞湖中，小船成了村民与外界联系的交通工具

2008年的最后一天，北川县旋坪乡春芽村村民金大斌在村口码头等船，从早上7时等到下午2时，却迟迟无船来。

一名穿黑色棉鞋的中年人，腋下夹着一个破旧不堪的公文包，他是春芽村党支部书记侯应全。他伸着半截熄灭的香烟去火堆上点燃，在风的回旋里，被火焰和浓烟呛得睁不开眼。

“这儿啥子时候能给咱建个铁索桥哟？”金大斌猛地抬头说。

“铁索桥？你想得美。那得花多少钱啊。”侯应全笑着摇摇头。

春芽村原有一架桥，过桥就是通往北川县的302省道公路。地震前这里交通便利，从春芽村到旋坪乡坐车只需几分钟，到15公里之外的北川县城还不到半小时。

2008年6月10日之后，桥与路都被埋在唐家山堰塞湖的湖水里。波光荡漾处，根据露出水面的树尖和屋顶，依稀可辨那段302省道弯弯的轮廓。而旋坪乡旋坪社区，则成了一座水下废墟。

有几只小船，目前承担起唐家山堰塞湖水上交通的重任。从旋坪乡桐籽坝村到禹里乡禹里社区。两船对开，每天上午8时开始，每隔两个小时回返，下午5时多停船。

坐船现在是免费的。码头，也将永远存在下去。“以前从来没想到自己村会有码头，会常常坐船。”金大斌笑着说，以后和水打交道的时间就长了。

春芽码头位于整个水路中间的位置。春芽村村民对船眺望，已经成为每天固定的动作。在整个地震灾区，他们站在偏僻的角落，挥手远望。

“你是第一个来我们村的记者。”春芽村村长王永安踩了踩橡胶鞋，转身对郑州晚报记者说，“春芽现在成了一个孤岛中的孤岛”。

侯应全说，有了这几只小船，使村民不再“被忽视和遗忘”。

小船，成了他们从山脚下通往广阔世界的第一交通工具。

# 被“孤岛”改变的生活

## 孤岛中的顽强

地震后全村走了100多人，留下的是如何坚强地生存

山脚下，碎石与断木随处可见，村口的猪圈坍塌在地，从山顶飞跌下来的一只锅盖扎在草丛中，掘出的草根裸露在冷风中。顺着幽暗的山道往上爬，穿越一片片竹林，路遇一丛丛摇曳的芭蕉树，残缺的芭蕉叶里似乎还透着春芽羌族村曾经的神秘与美丽。

这个被称为“三层岩”的大山，海拔2000多米，村民在山中住得很分散。侯应全说，若将全村走完，需耗三天三夜。全村共125户429人，地震发生时死亡9人。“不过这其中有三个女人是死在北川县城的，地震时她们正在一间茶楼打麻将。”

春芽村人口不多，以前村民都种蔬菜、养猪，有的还上山采药。有两户人家养猪超过50头，山脚下新建的猪圈还没建好地震就来了。地震后，村中丢了不少猪头。

地震前，因为交通方便，村民将蔬菜、猪肉、药材运到外面去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“赶紧把路修好！”金大斌望着山下的堰塞湖叹道，道路不通，全盘皆输。

王永安说，地震后全村走了100多人。“90%的人不愿意待在家，他们说要出去挣钱。”

留下的人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坚强地生存，如金大斌，在“孤岛”上，他甚至产生自造木船的

念头。

金大斌家在半山腰的竹林深处，被震裂的房屋经过修补后已经使用了几个月。在余震不断的惊恐中，时至2008年倒数第二天的夜里，他还听见窗户玻璃清脆作响。他说，他和家人已经习惯了。

深山之中早晚温差很大，村民以前也用木炭烤火。“我们村人数不多，还拥有很好的大山资源。”侯应全说，村民家家户户会自造木炭，现在造出的木炭多拿去卖了。

金大斌家的院子中间摆着一个炭火盆，不舍得用木炭，他用砍刀砍些碎木头，点燃了，“也一样暖和”。

山里人吃的是泉水，用皮管子的一端对接住泉眼，另一端就汩汩冒水了，不用时便用木塞堵住。地震将山上的有些水源震断了，不少村民房子周围的泉眼不再出水。他们重新拿起了扁担，挑着两只大水桶，爬山或下山到别处担水。

面对一个个问题，王永安说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，当前最主要的是赶在大雪封山之前把屯粮解决掉。“尤其是快过年了，得多买点东西，吃的穿的用的，天天买，麻烦。”

金大斌准备坐船到禹里乡，将家里的两袋木炭卖掉，用来买猪饲料。他家还养着两头小猪。

## 孤岛中的等待

村民们坐船到禹里乡买卖东西，有时等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

2008年最后一天，在等了长达8个小时之后，金大斌看见，终于有船往春芽村靠岸。他喜出望外，像跳舞一样，跑向山下的码头。

这个所谓的小小的“码头”其实就是一个土坡，上面插着几根树枝。船一靠岸，金大斌就往前挤，由于他拖着两捆编架木炭，动作迟缓了一些，刚踏上船，开船的师傅就开始大声吆喝：“只能再上5个人。”

一只船仅容30人。这只船上已经挤满了人，一半坐着，一半站着。这些来自旋坪其他几个村的村民，也是到禹里乡买卖东西的，都背着竹篓。

看见船上挤了这么多人，等了大半天的金大斌懊恼得很，再等一只船到来更为艰难，50岁的男人差点急出泪来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轮到他上船正好5位。其他没挤上来的春芽村村民再次跳上土坡，浑身散架似的往山上走。

船离开码头，漂漂亮亮在唐家山堰塞湖湖面上滑动，在树尖里摇晃着穿行，一个露出水面的屋檐上站着一只乌黑的乌鸦，大力扑闪着翅膀呱呱乱叫。

不敢想象的是，在深水之下，曾经是清澈的润江河，以及河边的树木、房屋、公路、闹市

与人群。

金大斌要去的也是禹里乡。他将木炭袋子搬上码头，侧身，没注意，跨石阶时一脚踏空，险些栽进水里。

他打了身上的泥水，再次扛起木炭。那一刻，他感觉是扛着自己的希望，在满目疮痍的禹里乡的街道上，灰灰的背影消失在断壁残垣间……

金大斌并非只能坐船到禹里。他可以选择翻山，翻几座山。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。

金大斌并非不能去绵阳。他还可以翻山，翻一天山。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。

要去绵阳，如果选择坐车，他还有两种选择。第一，坐船或翻山到禹里，从禹里坐车到墩上，从墩上坐车到茂县，从茂县坐车到汶川，再走到都江堰，从都江堰坐车到绵阳。这一种选择的弊端在于，车费昂贵，且由汶川县到都江堰的车是“单号进，双号出”，如果赶在单号之日，他需在汶川滞留一天。

第二种选择就方便多了，他可以翻山或坐船到禹里，然后直接坐车从禹里到擂鼓镇，再从擂鼓镇坐车到绵阳。这一种选择的弊端在于，禹里到擂鼓的播禹路时通时断，奇险无比。



刚刚打通的播禹路穿越2000多米的高山，山上积雪不断，险象环生。

## 记者在当地的翻山亲历

播禹路为凿于崇山峻岭间的一条新路，最高处海拔2200米，垂直落差1300多米，上下坡度陡峭，有的转弯呈倒“V”型，险、陡、窄。山顶布满雪冰，唯有四驱越野车方敢行走。

2008年年末的一天上午，郑州晚报记者在北川咽喉——擂鼓镇等车去禹里乡。北川县客运站设在擂鼓大街上设立的临时站点有5辆吉普车，刚运营一周。扛着大包小包的乡亲在此等车，他们有的在外地打工，是地震后第一次回老家。

等到下午2时，在细雨中，满身泥巴的吉普车颠簸而来。

挤着11个人的吉普车终于上路，歪歪扭扭地往山上爬，一边是碎石，一边是悬崖。爬到半山腰，天上飘起了小雪。由于山上几天前下的雪没有融化，路很滑。一辆摩托车意欲再爬，几步之内连摔两次，只好掉头下山。

雪越下越大，在白茫茫的大雾里，树枝上都结了厚厚的冰，摇摇欲坠，像挂满了银白色的项链。

山顶上修路伐木，道路堵塞，一等就是两个小时。下车远望，唯见悬崖峭壁。近处滚落的大石压垮了树木。寒风刺骨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

路好不容易通了，前面的越野车车轮又陷入泥坑，众人只好填石块和树枝，将车推出。

上山不易下山更难，险峻的窄路转弯处不但弯度大，坡也很陡，有的转弯达150度，陡得几近垂直。在大雾大雾里，没经验者难辨山路，稍有不慎，或将滑入悬崖。

翻山，翻山。一路惊心动魄，车中牢牢抓住前排椅背，手心冒汗。下到半山腰，车又被迫停下。因前方施工，炸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，巨石裂成两大块砸在路间，堵了路。

在大型挖掘机耗时两个小时的清理之后，路才通行，那时，天已昏黑。

车在翻山。人在翻山。沿路可见村民背着竹篓艰难行走。他们不愿花60元钱的车费，他们说能省一分是一分。